

收藏名家语收藏系列
主 王敬之
编 之

寻寻觅觅 / 历尽沧桑 / 苦辣酸甜 / 有此华章 /

章用秀

说杂项

章用秀 著



鉴藏家丛书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 收藏名家话收藏系列 ·

王敬之 主编

章用秀说杂项

章用秀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用秀说杂项 / 章用秀著. —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4

ISBN 7-80691-049-2

I. 章... II. 章... III. 收藏 - 基本知识

IV.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6741号

收藏名家话收藏系列

王敬之主编

章用秀说杂项

章用秀 著

策划: 文翰工作室

责任编辑: 吴宝光

整体设计: 王敬之

电脑制作: 乔君 王皓

出版: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2层)

制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mm × 1194mm 开本: 1/32

印张: 3.5

版次: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ISBN 7-80691-049-2/G.21

定价: 36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寄出版社调换)

抱过“佛脚”交“名家”

从2000年到2003年我在福建美术出版社工作了三年多，在此期间曾策划、主编了一套《抱佛脚丛书》——“中国古玩鉴识系列”和“中国书画鉴识系列”，共出版了30本，反映还算不错，其中第一次出版的11本书，两年内全部重印了三次，古玩书的印数都超过了一万。而且台湾某出版社还购买了古玩系列第一辑10本的版权各2000本，这确实是令人高兴的。在这个基础上，下一步再策划一套什么样的收藏丛书呢？一次我和天津的章用秀先生在电话中讲述各自的收藏经历，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完全可以编一套“酸甜苦辣话收藏”嘛！

2003年秋，我回到家乡。一天几个朋友聊天时谈起这套书，一个朋友说：收藏的酸甜苦辣谁都有，你这套书的作者都是收藏名家，应该体现作者的价值，不如改个名字。于是就改成了今天的《鉴藏家丛书》——“收藏名家话收藏系列”。

这套丛书是《抱佛脚丛书》的姐妹编，它们都凝集着作者和我的心血，应该说在我的眼中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但是如果硬要我将它们作一个比较的话，我认为“鉴识系列”的作者冷静而客观，只是在教人们如何鉴识；而“收藏名家话收藏系列”的作者则是充满了激情，他们不仅讲述自己的收藏故事，介绍自己的鉴识经验，纵谈自己的收藏理念，而且还大胆地剖析了自己的收藏心态，有些都是朋友之间的悄悄话，作者却将它们公开了。因而，“收藏名家话收藏系列”在收藏实践中，更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我希望《抱佛脚丛书》的读者，在抱过“佛脚”之后，再和这些收藏名家交交朋友，看看他们给你的启迪是否会更大一些。

王敬之

2004年春于杭州涵斋

目 录

抱过“佛脚”交“名家”	王敬之
不能让珍品“漏号”	1
枇杷臂搁之缘	5
十柄扇骨的“遭遇”	11
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15
“可怜”的木罗汉	20
痛失双牛镇纸	24
何必买个破葫芦	31
咬紧牙关买御墨	37
“行货”堆里拣古砚	42
上了老板娘的当	49
一捆画换个小水盂	56
巧得牧甫小印	61
枉对白寿山	67
买了一堆假壶、臊壶和臭壶	72
紫砂壶？紫砂罐？	76
为何选择高僧像	81
人家取珠我捡椟	87
寻觅天然奇品	92
倾心现代绝品	96
杂七杂八不在号	103
后记	108

不能让珍品“漏号”

竹刻艺术是工艺美术中的一朵奇葩，如果把玉雕工艺、牙雕工艺比作牡丹、芍药，那么竹刻工艺就像兰花、水仙之类。玉雕、牙雕给人以富丽、浓艳之感，竹刻则给人以淡雅、清秀的印象。

竹刻艺术品包括有笔筒、臂



清 竹雕罗汉山子 高 36 厘米

搁、扇骨、圆雕人物、仙佛、动物及容器等。在这些物件中，我最倾心于明、清两代的竹雕笔筒。但在伪品充斥、仿品混杂的今天，要买到一只竹雕笔筒的真、精之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购藏竹雕笔筒同收存其他文玩器物一样，不仅需要藏家敏锐的眼力，还要具备一种坚定不移的魄力和韧性。

记得那是在 1994 年的夏季，每到周六、周日上午，沈阳道古物市场都像集市一般，摊贩麇集，人头攒动。周六上午，有位好友约我陪他转转，我清晨六点多钟就赶到那里。此时市场上摊贩尚少，西头有个黑脸黄牙的老农正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烟。他的地摊散乱地摆放着几件挂着黑泥的瓷器、带着黄土的铜带钩和小玉件，在不起眼的地方还立着一只陈旧的竹笔筒。在他的那堆“宝贝”中，我相中了两件东西。一件是清末民窑的青花盘口大瓶，上绘福禄寿人物，完整无缺。另一件就是那只竹雕笔筒了。笔筒镌刻的是“溪山渔隐”，阴文深刻，近景坡岸数叠，上有



清 竹雕罗汉山子



清 竹雕刘海戏金蟾 高33厘米

杈枯木，落落长松。蒹葭之外，泊一渔舟，对岸石壁峭立，中夹悬瀑。飞鸟横空，似从蒹葭中惊起。皴法在披麻、解索之间，刀痕快利，颇具苍老浑成之趣。笔筒外皮呈紫褐色，惟款识不清，制作者难以分辨。然从风神、气息和刀工上看，很像是清代的竹刻作品。两件东西均“有一眼”，相比之下，大瓶较笔筒更“开门”一些（“开门”为古玩界行话，意思是可明确地断定为真品）。

我向老农问价，老农说：“大瓶700元，笔筒1200元。”他看我有心想要，又将大瓶价降至500元，笔筒价降至1000元。这次出来，本不想买东西，衣袋仅装了几百元，便付给老农500元，只抱走了大瓶，丢下了笔筒。

回到家里，越寻思越感觉不对头。大瓶固然没假，买了也不上当；可那笔筒档次更高，怎能失之交臂？再细细琢磨，那笔筒的确刀笔酣畅，柔润中见刚健之力。又想起笔筒的包浆，用手轻轻一盘，就出现一种光亮，而且越盘越亮，这不正是行里人所说的包浆亮吗？这是一种难以伪造的时代特征和古旧之证。当时虽有许多人伪造竹雕笔筒，但伪品大都刀笔疲沓，品位低下，款识俗气，而且不是染色水煮，就是上墨打鞋油。而老农的那只笔筒全是器物自身的自然本色，决无伪造之征，足可排除赝品之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举棋不定，舍贵买贱，岂不要坐失良机了吗？

事不宜迟，当天下午我凑足了钱，次日上午早早跑到沈阳道

市场，但找遍了所有地摊，也没见到那位黑脸黄牙的老农。我若有所失，沮丧至极，如霜打的禾苗，一连几天提不起精神。

那笔筒到底哪里去了？我还是不甘心，假日里跑到沈阳道古物市场的古玩店挨门挨户地转悠。忽然有一天，老农的那只竹雕笔筒在万古斋古玩店亮相了。我心怦怦直跳。

“这笔筒已经有人想要了，也见过价了，人家给4000元，我没卖，你想要5000元不戴帽。”店主既未看透笔筒的深层价值，也没把它当成一般的低档货。

我生怕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紧紧抓住笔筒，以高出原先老农要价五倍的价钱买下了它。

其实这只清代竹雕笔筒的身价决不止5000元。1993年秋季，

香港某拍卖行推出一件“松下听琴图”竹雕笔筒，以2万港元起拍，举牌竞买的此起彼伏，竟以22.5万港元落槌，开了竹雕艺术品拍得天价之先河。1997年，我在天津春季文物展销会上见到一只清代竹刻螳螂笔筒，制作者巧妙截取一竹节，用陷地深刻的技法，浮雕出向上伸延的竹叶和触角细长的螳螂，构成生机勃勃的景致。背镌行书阴识：“琅节下起秋风，寒叶萧萧烟雨中，赠子仙坛翠鸾帚，杏林春雨埽花红。癸丑岁六月上浣筠溪制。”此笔筒标价5万元。

明 竹雕人物笔筒

15.5×8.5厘米，朱三松深雕笔筒。一人坐于松下，品茗听泉，似粗而用工极细，边刻“一瓯吟正苦，再泼影初斜。娄坚题”。色泽如琥珀。可能来源于旧时北京西城廖治安堂。朱稚征（明）号三松，嘉定人。祖父兄弟三世以高尚称。鹤（朱松邻）又是刻竹名家，至稚征而技臻极妙，所刻笔筒及人物秘阁，或蟹或蟾蜍之类，当时即宝贵，今日琼弁火齐，名重五都矣。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肇庆分校

有人说：“当断则断方能不失良机。”收藏者一生中会接触到大量的一般藏品乃至劣品和伪品，但总会碰到廉价精品和绝品的机会。看准这种机会，定要当机立断，赶紧接手，防止将来发出“过这村没这店”的慨叹。当

初我在老农手里见到那笔筒就应迅速做出买下的决断，后来东西被转手，价钱涨了许多，但我能亡羊补牢，不在蝇头小利上计较，当断则断，最终还是把它拿了下來。这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清初 竹雕竹木楼阁笔筒

11.5 × 5.5 厘米。刻法以深雕和透雕相结合，刻一人于楼上看两鹅嬉戏，楼旁环绕翠竹松石。刀法精湛，人物刻画细微传神，布局巧妙，是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这是作者收藏的另一只笔筒，为竹刻留青技法，淡雅清秀，亦堪精品。



清中期 朱三松款竹雕高士笔筒 高 16.5 厘米

枇杷臂搁之缘

听友人陈先生讲，河西区广东路住着一位姓袁的古玩商。此人常在古物市场摆摊，以经营瓷器、杂项为主业，不断往返于霸州农村和津城之间，弄到东西，随手便卖，见利就走。陈在遛摊中渐与袁混熟，袁说家里有好东西，陈很想看看，却又不愿独往独行，约我一块儿结伴来到袁家。

袁住在一偏单元房，里间外间尽些些新旧瓷器和一些上不了档次的铜器杂件。陈先生对瓷器感兴趣，拣了两件瓷瓶。一件是大开片的灯笼瓶，花了200元，陈说这是旧物，我看不像。另一件是青釉侈口小瓶，花了150元，陈说是清仿，我看也不对。但此时我又不便阻拦。谁都有自尊心，人家看好的东西，一心想买，你硬要劝阻，有时反倒弄得不愉快，况且你拦也拦不住。正当我

起身告辞时，无意中发现主人的破桌子上扣着一块长不过20厘米的黄色竹片子，细细瞧来，是一件精雅别致的竹刻臂搁。

臂搁，也叫搁臂、腕枕，主要为作书绘画时枕臂之用。古代书写格式自右而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便产生了这种枕臂工具。臂搁以竹制为多，一般是用



清竹刻秋菊臂搁



清竹刻秋菊臂搁

去节的竹筒分劈成三块，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多浅刻平雕，以刻制书画为主。或镌座右铭以为警策，或刻所喜之诗画以作欣赏，或刊挚友之赠言以为留念。臂搁书卷气浓郁，它不光是实用，而且早已是书案的饰物、读书人的藏品。我偏爱臂搁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件够路份的精品。

袁的那件臂搁，上镌枇杷，枝疏果稀，前后交搭，向背翻卷，匠心独运。叶背一律深刻，叶筋

又从凹处隆起。树枝原是阴刻，与叶背相交一段又改为阳文，顺理成章，自然衔接。上题七绝一首：“一树枇杷一树金，弟兄闲话小庭阴。偶将晚翠萧萧意，写出荆花爱惜心。”落款“松亭”。

“松亭”不知为何人，但从其刀工和文人气息来看，那臂搁绝非出自凡夫俗子。而且臂搁本身包浆明亮，无一点造作和仿制的痕迹。我将臂搁拿在手里，反复抚摸，感觉在它身上，无处不显现出年深日久的气象，从风格上看，可断为清代文人的竹刻精品。我向袁某询价，袁见我喜欢，却不晓得此物价值何在，顺嘴要600元，我故意贬低一番，没费多少口舌，便以500元将臂搁买下。同行的陈先生对我突发的举动不理解：“买瓷器才是正道，买个竹片子不知是何道理？”他哪里晓得这“竹片子”所蕴含的艺术品位和人文内涵。

实际上，竹刻臂搁中的精细之作，往往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具有一定眼光的古玩者对竹臂搁没有视而不见的。竹刻臂搁兴于明、清两代，至民国而不断，



清 竹雕渔翁

臂搁

14 × 3 厘米，器形小巧可爱。用留青法刻渔翁钓鱼归来，手捉金鲤，面容和蔼，刻画生动，人物传神。款曰“得鱼换酒笑向天月落，写浦翔春词意夸道人”，刻“雋”字印章款。

不仅艺术品位高，而且作为文人、藏家常置手边的玩物，日夕摩挲，愈摸愈润，长久之后似得人之灵气，更具神采。行家认为，品评竹制臂搁重要的一点是看其刻工如何，雕刻水平高，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自然高。金陵和嘉定大家的作品自然宝贵，然真品难得。一只臂搁不知落款为何等人士，但只要是文人所为，即使不是出自能工名匠之手，亦是价值不菲。1995年春，我亲临天津艺术珍品拍卖会，只见百余件书画文玩拍品中惟早期的三件竹刻臂搁最为买家钟情。由于几个买家均志在必得，原本起价3万元的三件臂搁却在竞买过程中价钱成倍上扬，最终以9万元的高价被一台湾客人买走。据说这位台湾客人是专程飞来天津购买这三件臂搁的。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一举推出5件清代竹刻臂搁，其中花卉草虫纹饰臂搁拍得60500元，与同期拍出的齐白石画牵牛蟋蟀相比，价格高出1400元。成交价最低的一件人物臂搁为3000多元，仅比同期拍出的书法篆刻家邓散木的隶



清竹雕松下二老臂搁 高27厘米

书立轴少1000多元。那年我还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山水竹刻臂搁，并非名家所刻，然颇具文人氣息，标价也在万元以上。而我的那位陈先生却只知道古瓷值钱，可如今又能买到几件真正的古瓷呢？他那两件瓷瓶火气十足，买这种东西不是“捡漏”，而是吃亏。有人说，文物就是文化，玩古玩就是玩文化。用文化的眼光去分辨文玩器物，用艺术的标



清竹雕松下二老臂搁

准去品评艺术作品，才能有意外的收获。这话的确不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碰到了那位卖我臂搁的袁姓贩子，他道出了那竹刻臂搁的来龙去脉。原来那臂搁并不是他从霸州

农村趸来的。霸州农村趸的东西，无非是一些贩子倒腾来倒腾去的新货，哪里有什么“古瓷”？即使有，也是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残次品、“珂拉玩”。至于那臂搁，本来不属于他要卖的物件，那是他家里留下来的。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家乡搞土改，村里有个读书人，家中有钱，被划为地主。贫下中农分他家的财产，那个“破竹片子”也随同其他物品分到他家。“破竹片子”一直没被家里当成好东西，搁着无用，弃之可惜。可埋在土里的金子多少年后毕竟还是金子。袁感慨地说：“您老‘文眼识宝’，50年后这件东西还是被您识得，看来还是和您有缘啊！”

袁某所言，实在有些过奖，不过他的话却也说出了我一贯奉行的藏玩准则——收藏离不开知识和学问，有品位的藏品往往与有眼力有见识的玩家结缘，玩家文化根底浅，孤陋寡闻，就是遇到精品、绝品，也会从眼皮底下溜掉。



清竹雕对弈臂搁

高33.7厘米
王勋制



清 竹刻云龙臂搁 高27厘米



清 竹刻仕女臂搁



收藏之五



这是作者收藏的刻有文字的臂搁，阴刻七言诗一首：“草訝疏狂不合時，清泉白云是心知。閑來愛倚玉窗伴，笑聽秋風攪竹枝。”从书风、包浆等来看，乃清初作品。



这是作者收藏的另一件刻有文字的臂搁，乃书法家张海所书唐人刘禹锡诗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十柄扇骨的“遭遇”

竹刻扇骨，穷工极巧，古雅别致，令人叫绝。作为杂项收藏者和文玩爱好者，我对竹刻扇骨更是钟爱有加。然而，自从几年前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后，每每见到古玩店里摆放的扇骨，心头就生出一阵阵酸痛，总会产生一种对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

折扇是由扇骨和扇面两部分组成的。按照古玩行的习惯，扇面属于字画类，扇骨则归之于竹

木牙角杂项类。我自20多年前就喜好收藏折扇。或存成扇，或存扇面，或存扇骨。有时遇到成扇，扇面已经破烂不堪，而扇骨不损，且雕工极佳，我就将旧扇面淘汰，专以扇骨收存。多年的苦心搜罗和积累，竟也收藏了十余柄竹刻扇骨。

我收藏的扇骨文人气息甚浓。有一柄十六档的扇骨，上面镌刻着近代书法篆刻大家王福厂书写的小篆（阴文）和赵叔孺画的秋葵（阴文浅刻）。另有一柄十六档扇骨，阳刻清代十帝古钱，金石味道浓厚，是一位老先生十年前匀给我的。还有一柄和尚头的扇骨，为留青山水。留青乃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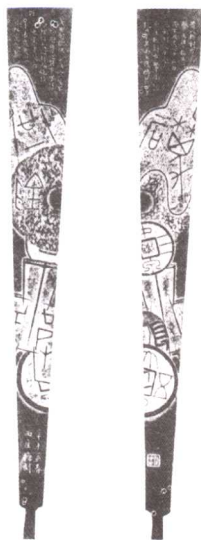
陈半丁画成扇

配以精美的竹刻扇骨



章田南阮集

竹之青筠，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纹，而以去筠立竹肌为地。竹筠洁如玉，竹肌有绿纹。竹筠色浅，年久呈微黄，竹肌则年愈久而色愈深。我的那柄留青竹刻扇骨是我在古物市场地摊上偶然发现的。画面不但有山有水有人物，而且雕有工细严整的殿阁楼台。我常拿在手中摩挲盘玩，其外表更显现出一种金黄色的亮丽。我的这些竹刻扇骨虽非件件精品，但确来之不易，并且已略成气



金西 摹刻古泉币扇骨拓本

候。

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位杂志社的汤某来到我家，我视汤为藏界同好，请他观看了我的收藏品，其中也包括这十余柄竹刻扇骨。不久，汤某下了海，在北京办起一家古董珍玩拍卖公司。他特意拜托我在天津帮他征集拍品。我为人忠实，不负友人重托，四处奔走，动员诸多藏家把他们的古玩藏品送到汤某的公司参加拍卖。汤的拍卖公司越干越火，然他对我并无感激之意，既无电话问候，也没寄过一封表达谢意



金东溪古木寒鸦垂枝竹扇骨拓本